

假期又至。妻在房间里窸窸窣窣地收拾着行装，女儿把玩具和零食满满塞了背包。我像打霜了的茄子，软塌塌地靠在沙发上，凝望着壁橱里那张八年前“五一”假期在上海外滩拍的照片——父亲戴着墨镜，墨镜后面藏着被电灯泡刺伤的左眼；母亲坐在轮椅里，嘴角噙着被病痛磨圆的微笑，但辛酸的回忆中却有一种莫名的幸福。

母亲打小就没了妈，外公又在镇上教书，她只能一个人留守在村里，饿了就去族里的叔公婆家吃一口，困了就到同村同龄姐妹家睡一觉；年龄稍大，又没日没夜地参加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；成家了，更是起早贪黑地劳作，拖垮了身子，风湿病痛折磨了她一生。父亲家兄弟姊妹多，小时候常吃不到穿不暖，成年后，扎稻捆、挑秧头、插秧、割谷……桩桩农活他一个人扛着，不幸的是，在一个夜晚给稻田抽水时，电灯泡炸裂的碎片飞进了他的眼里……

“爸爸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”女儿跑过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等妈妈收拾好就走。”我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发。

以前回老家往返一趟，两千多公里，遇上堵车，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，腰酸背痛、身心俱疲。但是，每逢节假日，父母就像约好了似的，提前一周就打来电话，一边絮叨着备好的菜单，一边反复强调着“被子都晒过了”“卫生都搞好了”，最后还不忘补充：“你哥他们也回来的”……一想到父母在家门口翘首以盼，就有种浓浓的幸福感，顿时各种疲惫瞬间烟消云散。可如今，电话安静得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杳无音讯。

车子驶上高速公路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。以前，出浙江入安徽，汽车就如落叶塞住了渠口，淤在那里，谁急也没有用。而以往这个时候，父亲

回乡有感

□阿飞

总会准时打来电话：“到哪儿了？到了麻城么？过了麻城我就下锅炒菜。”直到麻城路牌掠过眼底，我才猛然惊醒——这是一次无人等候的归途。

“这次回去住哪？”妻整理着后座的零食袋。我望着不断被吞噬的白色标线，喉结动了动：“先……去看看爸妈吧！”

刚进村口，荒草淹没了视线。父母是这两年相继离世的，年龄都不到七十岁。远远望去，坟头像一座沉默的孤岛。山风习习，穿过歪斜的柏树，发出类似呜咽的声响，我尝试用脚在荒草丛中踱出一条路来，却惊到一只守在墓地的野猫。那猫迅速跑开，却又一步一步回首，轻柔地看着我，像是看到似曾相识的亲人！

蹲下，轻轻抚摸墓碑，那些镌刻在泥土里的岁月再次翻涌。父母常说：“地荒不得，孩子也荒不得。”还记得，在我大学毕业准备考研究生时候，哥劝我，家里条件不好。我能理解哥的无奈，他是怕父母的身体熬不住，希望我能早点工作养活自己。母亲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偷偷地将平时攒下来的两千块钱塞给我。她说：“读书才有出息，只要你读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要供。”父亲义无反顾地贱卖了祖屋，带着母亲下汉口谋生计，在码头打桩、在剧场装台、在商场卸货……哪里最苦最累就往哪里钻；母亲负责家务，杵着拐杖洗衣做饭，时常还用她那关节变形的手给我们的鞋底、缝衣服。他们用脊梁扛着日子，一头挑着家里生计，一头挑着孩子的希望，好不容易让我和哥完成了学业，还在大城市安了家！

哥在南昌安了家，膝下儿女双全；我也有了可爱的女儿，还搬进了新房。家里的日子像慢熬的糖水，越来越甜。父母脸上的褶子终于舒展开，再不见从前紧锁的眉头，嘴里常念叨着“总算熬出

头了”。也就是八年前的“五一”假期，我软磨硬泡把他们从老家接出来，说带杭州看西湖、去上海逛外滩。其实早打定了主意，一路哄着骗着，把他们留在舟山住了两年。那两年，每天下班推开门能喊一声“爸、妈”，饭桌上有父亲炖的热汤，房间里有母亲逗女儿嬉闹的欢喜——现在想起来，那是我这辈子攥在手里最暖的时光。可天不遂人愿。母亲的病痛如藤蔓缠身，日夜折磨着她，让她日渐消瘦，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。直到一天下午，她执意要起床，要回老家，要回到我们一家人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却重重摔倒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母亲走后没多久，父亲的肝硬化也突然加重，黄疸一天天爬上他的脸。我们带着他从杭州到南昌寻医问诊，可他的身体还是像被蛀空的老树，慢慢垮了。父亲弥留之际，思想意识已经模糊，我们却能清晰地听到他说，我两个儿……这辈子值了！父亲的葬礼上，总有人夸赞父亲不简单——用一根扁担硬生生挑出了“两座金山”。而今，这些赞誉也随着我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深埋荒草之下。

告别躺在坟场里的父母，告别守在荒家旁的猫，我们准备回城里父母生前住的家。

怕家里漏雨，家里钥匙在父母走后就一直寄存在邻居霞阿姨那。霞阿姨接到电话一路小跑回来，嘴里喊着家里来客了。“回来就来我家，跟自己家里一样！”霞阿姨一边招呼着我们，一边还联系餐馆，“你们肯定饿坏了，外面吃点方便！”

推开家门一刹那，阳光从门缝斜切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翻滚，厨房里正在结网的蜘蛛被惊得四处乱窜，一股浓厚的潮气夹杂着霉味扑鼻而来，让人鼻子一阵阵酸。

妻子忙着打扫卫生，我独自走进房间。父母的卧室保持着原样，床头的药瓶还在，里面还有

几粒未吃完的药片；衣柜里挂着父亲的旧衣服，我忍不住把脸埋进去，却已经闻不到熟悉的气息；书桌上摆着母亲的针线盒，里面各色线团整齐地排列着，再也等不来那双穿针引线的手。

“这卫生真没法做了！”妻擦着额头上的汗抱怨，“老鼠窝都掏了三回……以后别回来了，遭这罪！”她说完似乎意识到失言，偷偷瞥了我一眼。

“爸爸！门口有猫！”女儿惊叫。我走近一看，是一只花斑猫，在楼道里筑了小窝，窝里还有两只小猫，正悠闲地舔着爪子。我认得它——母亲生前常喂的流浪猫，如今已经长大了，还在这里安家了，像是主人从未离开过一样，默默地守在那里——那个曾经喂养过它的地方，或是守候着谁，或是思念着谁。霞阿姨叹息：“灵性着呢！风雨无阻守了两三年……”

霞阿姨送来了干净的床单被套。我们一家挤在父母生前睡过的床上，妻抱着女儿沉入梦乡。我独自睁着眼，望着天花板，月光如水，静静浸透窗棂，漫过地面，像一层薄霜覆在旧时光上。窗外蛙鼓阵阵，蝉鸣如织，撕扯着夏夜凝固的寂静，也撕扯着我心头的褶皱。恍惚间，耳畔又响起那熟悉的声音——父亲压低嗓门的咳嗽，母亲轻声应和的絮语，阿姨一家围坐桌边的笑语，孩子们蹦跳的脚步声……那些曾被我以为习以为常，甚至嫌其嘈杂的幸福时光，此刻竟如潮水般涌回，清晰得仿佛从未走远。可一转眼，四壁空寂，只有月光不语，照着无人回应的枕头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：有爸有妈，家是热的，没爸没妈，家是空的。

次日一早，我们就返程了。离开时，女儿趴在车窗上突然喊道：“爸爸，那只猫在追我们！”后视镜里，花斑猫在家门口的水泥地打转，像是依依不舍向我们道别，又像叮嘱我们常回家看看。

竹山情怀

□王海明

精神在他们身上勃发，从此被唤醒。

位于定海区晓峰岭隧道上的竹山战场因此而闻名，因此而被载入史册。当年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来到舟山，来到战场的遗址。他登高远望，只见千岛新城掩映在碧水蓝天，红花绿树之间，展现着现代化的风采，可是在苍茫的海天之间，却有一种排遣不开的情怀，似乎在诉说着什么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约定。当谢导决定将那天的场景在银幕上重现时，多少舟山人心中充满感动，如七月午后的阳光般灿烂，兴奋和笑容在脸上盛开。也许，这是纪念死去的将士的最佳方式，让历史不再重演就必须记住历史，要记住历史就必须不断地重温历史。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他们将牢牢记住，一百多年前的那一天。

如今的这个山头，已经找不到一丝一毫能够让人想起那天的惨烈的痕迹，但是人们似乎又不愿就这样将其忘记。于是，一座“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”在这里兴起。山脚下，三根看起来残破而又长短不一的大理石柱，让人平添一丝敬意，这是三位抗敌殉国的总兵葛云飞、王锡朋、郑国鸿的象征性纪念。柱子的周边是一个小小的广场，五颜六色的鲜花有序地拼凑成各种精美的图案。沿着一条平坦的水泥通道，拾级而上，来到“百将题碑”。这里有我国许多高级将

领为公园、为舟山、为这段历史所亲笔题的辞。细细阅读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，仿佛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刀光剑影之中，不觉中似乎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。爬上翠竹婆娑、绿荫蔽日的山头，“傲骨亭”如一夫当关的勇士扼守山头，亭旁由方牧撰文的石碑巍然屹立。碑文古朴流畅，一气呵成，气贯长虹，大有与日月增辉，与瀚海夺势之概，惊天地、泣鬼神。“傲骨亭”前面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高百余米的雕塑，三柄钢剑擎天而立，象征着以三总兵为代表的舟山军民的浩然正气与天同在，与地共存。在雕塑的两边，还各有三总兵的大理石雕像和青铜浮雕，气势磅礴，正气凛然。在亭后的半山腰上，一座仿炮台式的建筑盘踞横卧，一块木匾高悬檐下，上书“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”，里面陈列的各种文物，见证了曾经的那段历史岁月。再往后就是定海三总兵的纪念馆了，三座塑像和文物资料向我们展示了英雄不朽的一生。

公园的主题是相当明确的，但是，细心的人们会发现，公园似乎并没有刻意想要强调什么，并没有那种睚眦必报的情结。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，人们的心态是审慎的、宽容的、国人的心哪！似乎与目前我们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了。

竹山，一道亮丽的风景，竹山，一片不灭的情怀！

海的启示

□陆地

一部大海的词典开启着，波浪每翻一页灵感就长一寸。大海一样的胸襟？我知道你的宽容是有底线的。懂得向永恒的太空致谢。在午后最温暖的时候明媚。与松树的芳香物质合并在一起，出于内省。向礁石开启你的内啡肽，互为嬉戏以及开展日常训练。在稍后的冥想时刻心跳与大地保持一致。摒弃细小事物的爬行以及它们于嘈杂处的

窃窃私语。对海鸥有一种倾听。读懂它的预言。对风有察觉。知道什么是对潮汐涌动的挑战以及入侵。

让身体回到中心。边缘存在。让那一圈光把你带到太阳父亲那里。保持沉默以及微笑必要时自嘲。知道自己是父之存在。

如果恰好黄昏，如果因此见证辉煌及时时

参与到吟唱。以波浪见证短暂及永恒。不仇恨，可以愤怒，必要时咆哮，那是对慈悲的一种回应。

岛屿的起源

□缪涛

通常，当黑夜降临于指尖之上，太阳权杖上的焰石已冷却

海上的流光被渐渐抹去，孤独的羽翅覆盖无边

黝黑的风，不动声色地掠过苍老的桅杆鱼群正在洄游的途中，它们拍打起沙沙话语

如阵阵波浪冲击着礁石和砾砾，书写某段不朽的篇章

渔夫和他们的渔歌，始终在吟唱着他们在无尽之海的搏斗

期待着美好的风景就此诞生，就如那个女神在浪花中诞生一般

月亮的脸色憔悴，海浪的深处蛰伏着某种幻想

我嫉妒海浪尖锐的顎，轻易地啮碎某些吉凶未卜的事物

它的思想，贝壳中的砂粒，一种彻悟如同天空中的某个星座，灿烂地延伸到大海的内心

每一个诗人都在执着于他的词句，海的深渊的那朵火焰则执着于

焚毁禁锢它的囚笼

黎明掌灯人

□阿蒲

起相机，便乐呵呵地笑了。这般一家人合力支撑的小店，在东坡沈家门比比皆是。亲情拧成一股绳，勤勉如同砖石，将平凡日子的围墙垒得稳稳当当，也稳稳地撑起了一个家——这市井烟火里最寻常的亲情，恰恰成了支撑生活的硬骨。

倏忽间，东边的天际铺开漫天彩霞，如锦似绣。我不由转身奔向海边，甘愿做一回追逐光影的痴人。朱家尖观音大桥衬着漫天红霞，壮美得令人心颤。

今年的螃蟹仿佛倾巢而出，价格低廉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摊主头也不抬地分拣着：“我们基本四点就起了，忙到啥时候？没个准数。”旁边一位骑电动车的小贩也在整理螃蟹，嘟囔着将几只扔进垃圾桶：“踩坏了，不要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位老爷子凑上前捡起，凑近鼻子嗅了嗅：“没臭，拿回去腌腌吃。”——即便是被丢弃的残损，也有人视若珍宝，这城市的边边角角里，处处流淌着不肯轻易糟蹋生活的韧劲。

一位女人独自守着一堆莲藕，眼神愁苦如蒙尘的珠子。她告诉我，在展芽种了三亩藕，全家都来帮忙卖。“命苦啊，老公躺在医院里，家里没别的进项……”声音已然哽咽。一位大姐上前买了三根，女人忙说：“吃不完，别买这么多，放久了藕要发黑的。”我蹲下身也买了几根，她细心地将头尾削去。旁边的大姐提醒：“要放冰箱的话，最好别削。”她这儿人算好价钱：“十四块五，给十四就行。”她这儿几句朴实的话语，却像一根小刺，悄然扎进我的心扉。

另一位大哥在莲花山庄种点庄稼，自己还在船厂上班。“夏天热，后半夜一两点就得去田里浇水。”他就卖些番薯藤和丝瓜，统共不过三四十块的货物，“出来换包烟钱，地里长的东西，

立秋已过，暑气却依旧如一条湿重的棉被，沉沉地裹在身上，令人喘不过气。后半夜辗转难眠，摸过手机看时间，刺眼的屏幕光灼得眼眶生疼。闭眼再躺下，几番折腾，身上那点残存的精气神早已耗散殆尽。凌晨四点，索性拉开窗帘望出去，北边的天幕依旧浓墨般漆黑，厚重的乌云严丝合缝地笼罩着苍穹。

睡意彻底消散。不如出门吧，让夜风涤荡心头那团挥之不去的郁结。

推门而出，抬头竟见天色是深邃的幽蓝，云隙间，悄然钻出几缕细若游丝的霞光。莲洋街普陀小学北面公交车站旁，路灯清冷的光晕下，一位环卫师傅正挥动着扫帚。他说自己来自安徽阜阳，每天凌晨三时多便骑上垃圾车开始扫街，一直要忙到晚上六时多。“说不累是假的，说累呢，也习惯了。东港风大，叶子总落，得随时扫。垃圾也一样，看见了就得捡……”他话音轻快的，和着扫帚摩擦地面的沙沙声。站点“舟山有你更美好”的灯牌静静伫立。这城市的洁净容颜，正是由这些朴实肩膀默默扛起的。

行至东港普陀天地，市政人员正埋头处理排档的污水。他们手脚不停，忙碌得无暇理会我这个旁观者。也罢，莫扰人工作，悄悄拍下他们躬身劳作的侧影，权当是无声的致敬。

步入东港农贸市场，蔬菜店的老板正埋头整理着青菜。这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小伙子，在此开店已逾十年。问及每日起身的时辰，他语气平淡：“夜里十一点就起来忙了。”这回答让我一时怔住。店门口，一位白发老妪正专注地剥着豆角。老板说那是他母亲，凌晨二时起身帮忙：“老人家嘛，晚上八九点睡，凌晨两点起，六七个小时也够了。我劝她别这么早，偏是不听……”老人见我举